

愛憎交織圖

王文兵 高 焰 著

百 花 文 藝 出 版 社

愛憎交織圖

王文兵 高 焰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B0180 / 17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，包括“堡垒”“战友和武器”“紅色紀念册”“爱憎交織圖”等十一篇小說、散文。有的是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战争中如何成長壯大；有的是写志愿軍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国际主义精神；有的是写人民群众的斗争和觉醒。作品生活气息濃厚，朴素真实。

爱 憎 交 織 圖

王文兵、高 焰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錦州道6号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6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 X 1092 1/32 印张5 7/8 字数118,000

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收（原天津人民出版社印18,350）1-18,000

目 录

堡壘	王文兵 (1)
战友和武器	王文兵 (19)
立功的故事	王文兵 (33)
電話綫又接上了	王文兵 (49)
紅色紀念冊	高 焰 (59)
問候	高 焰 (80)
水壩	高 焰 (95)
愛憎交織圖	王文兵 高 焰 (105)
秀燕	王文兵 (127)
在風暴中長大的	高 焰 (146)
筆地	王文兵 (162)
后記	(180)

堡 壘

王 文 兵

吳欣同志是冀中軍區××地區隊後方醫療組的組長。近來，她同兩個看護員，帶着五個傷病員，已經在魏莊子“堅壁”了一個多月，打算在明天夜里全組轉移到張村，因為他們聽說張村的“地下堡壘”●又多又好。

“咱們在這裡住的日子不少啦，也許讓敵人發覺了，這兩天，鬼子漢奸常下街亂串，萬一要碰上了，可不沾，咱們轉移一下吧！……”吳欣和兩個看護員商量着。

兩個看護員，一男一女，都沒有意見。男的叫小位，十七歲，胆子小，沒主意，每次聽說鬼子或警備隊下了街，就吓得變顏變色地問吳欣：“大姐！咱們怎麼辦，下洞不？”直到吳欣沉着地說：“先叫傷病員們下了洞，咱再說！”先安排和他們一起的傷病員下了洞，別人也都下了洞，他才松口氣。女的叫劉春明，十九歲，機警沉着，和藹溫柔，不只白臉大眼尖下頰，長相像吳欣，就是性格也很像吳欣，不知道的，一定把她倆當成親姐妹，所以他們約定好，如果遇到鬼子、漢奸和生人盤問，就說是姐妹，小位就算是弟弟。為了叫得習慣、順口、自然，遇到事情不露破綻，平日就姐妹兄弟地稱呼着。弟弟年紀小，身材也不

● “地下堡壘”，即構造比較精緻牢固嚴密的地洞。

大，可是力气不算小，走路也挺快。每次轉移，他总是自报奋勇，背着全套东西：藥品、器械、干粮和業務學習文件；大姐，二姐就照顧着伤病員。

現在帶着的五个伤病員，兩個头部負了槍彈伤，自己勉强能够走动；一个右脚負了炮彈伤，走路很困难，拄着拐，走不上三步，就得歇下来，呻吟半晌；另外兩個病員，一个患着頑固性瘡疾，一个患着心臟衰弱。

吳欣他們三个，治疗护理这五个伤病員，虽然不算太忙，可是四周村庄都是敌人的据点——崗楼，鬼子汉奸經常下街串門，使得他們不能好好照顧伤病員。吃藥，換藥，都不能認真消毒；吃飯、喝水，都不能按时按晌。常有这样的時候，他們剛打开傷員的綑帶，准备換藥，就听說鬼子或汉奸下了崗楼，只得赶快包上，讓傷員隱蔽起来；有时，他們剛把藥包和器械摆出来，听見鬼子或汉奸打槍了，就慌忙收拾好，大家都藏起来；有的伤病員須要吃軟飯，可是領不到給养，或抽不出時間做，只得讓伤病員随着房东吃家常飯……因为这些，有的伤病員身体很弱，情緒不高，吳欣就向他們进行解釋、安慰。

既然計劃明天晚上轉移，就得先打發人到張村去看看，还得向伤病員們做動員工作。于是決定，讓刘春明扮成走亲戚模樣，去接洽地方；由吳欣向伤病員們做動員准备工作。

動員伤病員轉移可难了。一般伤病員，最怕轉移，主要是他們走路困难、痛苦，有的根本走不动。白天不敢走，晚上走，不能坐車，頂好的找扇門板当担架。有时連这样的担架也不敢用，怕路上碰到鬼子、汉奸，沒法掩护、躲藏。再說过封锁溝，过公路，也不方便。因此，動員伤病員轉移，不像在前方动

員他們行軍作戰那麼容易。這情形，不但看護員們知道，連各個房東也都知道。

吃了早飯，打發劉春明到張村去以後，吳欣和小位忙着整理藥品、器械、干糧、文件、衣服，又把傷病員們的東西和換下來的綑帶收拾好。

太陽偏西了，天氣又干又熱，正是夏天歌晌時分。吳欣和小位帶着藥品、器械、敷料，要去給傷病員們換藥、送藥，一面動員他們轉移。

她立在迎門桌前，對着鏡子，歪着腦袋，把后腦勺上的小髻按了按，又低着頭，扯扯衣角，再向鏡子里自己的上半截身影和下身看了看，覺得有些好笑。因為她還沒有結婚，為了避免敵人注意，打扮成農家少婦的樣子，故意束了這麼一個小髻，身上還穿了紫花底帶白格的粗布褂，和深藍色的粗布褲子，腳上穿着淺灰色的布襪子和敞口鞋。這裝束，和兩年前她在白求恩醫藥專科學校學習時，穿戴着草綠色軍裝、軍帽，束着皮帶，光着腳，穿着勒帶厚底山鞋的那套裝束比較起來，簡直像是兩個人。連那不加修飾的臉，由於近年來經常鑽洞，少見天日，營養不好，睡眠不足，也不像從前那樣紅潤健康，現在是又黃又瘦，顯得有些貧血；只有從身段、眼神、態度上才看得出還有点女學生風度。

小位把藥品、器械、敷料，用沾布●包好，放在籃子里，好像是個干糧包，上面又放上一些碗筷，就很像一個送飯的籃子了。吳欣同志提一個用大碗蓋好的水罐子，小位提着籃子，向

● 沾布，即蒸籠布。

門外走。

將到大門口，吳欣讓小位立在門洞里暫時等一等，她裝作沒事的神氣出到門口向大街兩頭望了望。

街上很清靜，只有直射的陽光，灼着街道上的干巴士，雞不叫，狗不咬，連街旁邊那盤整天吱吱叫的碾子也閑擺着沒有人用。這過分的清靜，反倒增加了吳欣的懷疑和恐怖：怎么街上連個人影也沒有？莫非又出了什麼事情？

“怎麼樣？有人嗎？”小位等得不耐煩，低聲問。

“沒人！”吳欣轉身輕聲說，“走！快走！”

小位挎着籃子出來。吳欣跟在後面，兩人裝作送飯模樣，向街東頭一個用棗樹枝編的柵欄門走去。

在這有柵欄門的人家裏，住着兩個病員。

將進柵欄門，他們又向街的兩頭張望一番，見仍然沒有人，才放心大胆地走進去。

兩個病員都住在北房西間。吳欣他們蹑手蹑腳進院的時候，房東老太太正坐在西房陰涼里守着紡車打盹；北房里卻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響。

“娘！”吳欣接着他們剛來時預先規定好的稱呼，親熱地叫了一聲。

娘立刻被驚醒了。本來她是為了讓房里兩個病員放心睡覺，特地出來把風放哨的，想不到自己困得打起盹來。“啊！出事兒啦？”她問了一句，就急忙立起來，“是不是——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們怎麼這會兒來啦？”娘的神色比較安定了，繼續追問，語氣里不是帶着責備的意味，卻充滿關懷的熱情。原來，

在往日，吳欣他們給傷病員換藥，送藥，不是在早晨，就是在傍晚，情況緊了，就在夜間，輕易不在正午前后出來，主要是怕被敵人看見。

“娘啊，他們在屋里吧？”吳欣隨口問，沒等娘回答，就提着罐子向北屋里走，娘緊跟在後邊。

兩個病員，頭朝里，腳朝外，躺在炕上睡着了。都用紫花被單蓋着臉。

吳欣皺着眉頭，悄悄爬上炕去，慢慢揭開每個病員頭上的被單，靜靜審視着他們的臉色，又輕輕摸摸他們的前額，她的眉頭皺得更緊了。

“怎麼樣？”小位早把籃子放在炕上，放大聲音問。

吳欣向他瞅了一眼，意思是：“小聲點兒，別讓外面人聽見！”然後說：

“溫度都正常，就是面色太黃啦！”說着，就又伸手去摸瘧疾病員的臉，按他的脈搏。

“你想，一天發一場，燒起來像火炭，冷起來抖得像篩糠。面色怎樣會不黃？”娘指着體格高大、面龐清瘦的瘧疾病員說，“今兒個，剛吃了早晨飯，他就冷起來啦！我給他蓋上兩條被子，還冷得他渾身直哆嗦；後來燒開啦，哎呀！燒的眼珠子都紅啦，滿腦瓜子汗，撲嚕撲嚕的……”

吳欣他們本來想和傷病員住在一家，或是住得近些，這樣，治療護理都方便。可是房東和村幹部都不同意，說這樣目標大，有危險，還是分散到幾家住或是離遠些好一點。這樣住法，他們只能趁着敵人不活動的時候，睜空子到各傷病員住的地方去治療護理，平素的照顧，像燒水做飯，甚至接大小便，大

都由各个房东負責，有了敌情，也由房东負責掩护。一般房东宁願自家多受些累，也不願讓看護員們經常来往，怕被坏人看見了，使大家吃亏。好在这些房东都是进步的基本群众，伤病員住在这些人家里，吳欣他們也比較放心。

吳欣看了病員，有些發愁了：像这样的病人，怎么能够轉移呢，說不定会在路上跌个跤就摔死或暈倒的。可是又一想：不轉移，也不好哇！上級不是屢次指示嗎，不要麻痹大意，要适当轉移，免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暴露了目标，受到無謂的損失！

“走！”吳欣心里这样決定，嘴里也吐出声来。

娘有些驚訝，眨着眼急忙問：“走？住的好好的，怎么走哇？”

“娘啊！俺們在这里住的日子不少啦，想轉移一下，換換地方，要不，叫崗樓上的知道了，可不好！”

娘急了：“他們怎么会知道？隔壁子鄰舍的来了，我都不等他們进这屋子，就迎出去！崗樓上的下了街，咱不是有洞嗎，鑽了洞，还怕什么，莫非你还怕你娘嘴不严，走了風？……”

娘趴在炕上，越說越急，嗓門越高，竟把那瘡疾病員吵醒了。他呻吟一声，無力地翻了个身，睜开沒有神采的眼看着屋里的人們。他見吳欣同志坐在炕上，仿佛見了亲人似的，要掙扎着坐起来，却被吳欣很快按住：

“別动！躺着吧！你喝水不？”

“不！我想坐起来，躺着头蒙！”病員無力地說着，就用右手摸摸前額，咧着嘴，忍着苦，左臂支起上身，要坐起来。

吳欣急忙爬到他身后边，攏起他来，小位和娘就在旁边扶

着他。

吳欣見病員衰弱到這種程度，心里又慚愧又焦急。她記得很清楚，這個瘧疾病員已經來了整八天，每天吃奎寧，也總不見好，還是一天發一場，身體越來越弱，面色越來越黃，現在連呼吸都有些迫促了。“怎麼辦哩？”她心里為難地想，卻不敢說出口來。

娘看看病員，又看看吳欣，用愛憐的語氣說：

“欣哪！你們非要走，這還了得呀，你看他們病的樣子……”

沒等娘說完，病員無力地歪歪腦袋，皺着眉頭問：

“怎麼，咱們走哇？”

“唔！打算走哩！”吳欣怯怯地說，“咱們在這村子住的日子不少啦，這幾天，崗樓上的常下來，叫他們擠住了，可不沾！”

“吳同志！”病員從前方來的日子不多，還不習慣用家庭關係式的稱呼，所以又脫口叫了一聲同志，“我可走不動啊，渾身一點勁兒也沒有！”

忽然，柵欄門一响，少房東振文慌慌張張蹣跚着腳跑進來，壓着嗓子嚷：

“娘！快着，又下街了，他們！”

沒有任何遲疑，娘從炕上下來，說聲：“快鑽洞，你們，快着！我去擋他們！”振文早一人掀開洞口，把病員攔腰一抱，就往洞口里塞，嘴里悄聲喊着：“快！快！”吳欣推醒另一病員，見他剛要撒迷怔，急用右手摀住他的嘴，左手指指窗外，“別吵！”病員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習慣地急忙邁到洞口，隨着鑽下洞去；然後，小位也下了洞，吳欣剛把藥品、器械、敷料，

——遞進洞去，已經听得攔欄門响，随后听到皮鞋响和鬼子的喊叫声音。

吳欣來不及下洞了，如果她再下洞，可能等不到堵好洞口，鬼子就會撞進屋來，這樣，就會暴露了洞口，使大家都吃亏。於是，她決定自己不下洞了，趕緊把洞口堵好，又向四周輪看一下，見沒有留下什麼可疑的痕跡和東西，才放了心。她思索一下，就爬上炕去，想拉開被單躺下，假裝睡午覺，當她看見振文要往外走，忽然靈機一動，就一把拉住振文，遞給他另一個被單和枕頭，指指炕席，意思是讓他躺下，也裝睡午覺。振文會意，略一遲疑，就不好意思地躺下，用被單蒙上臉。吳欣自己也拉開被單，和振文距離不遠，并着躺下。這樣，兩個人簡直像一對夫婦了。

吳欣屏着氣躺着，一面眯着眼看着門帘，一面側着耳朵听着窗外的聲音。

這時候，敵人已經走到窗外了，听聲音，是三個：兩個鬼子，一個漢奸。

鬼子漢奸在窗子外面問娘家里有沒有八路，娘一口咬定：“沒有！”鬼子漢奸用“死了死了的”來威脅她，她仍舊堅決地說：“沒有！”

鬼子漢奸只在院里翻騰吵鬧，却不進屋來。大約他們怕屋里真有八路軍，再吃了八路軍“撩帘战术”的亏吧？吳欣這樣想着，就微微欠起身來，剛想隔着窗紙破洞向外窺看一下，突然听得一聲皮帶抽打人身子的聲音。

“你們打我，莫非俺家就有了八路了嗎？”這是娘的顫抖的聲音。

吳欣的心痛了。自從“五一”冀中變質以來，她曾見過許多房東為掩護他們而挨打挨罵，吃苦受罪，每次都使她又氣憤，又悲痛，又恐怖。這時，她再也躺不住了，就一翻身跳下炕來，想挺身出去。可是，又怕這樣冒險，不僅不能解救娘，說不定還會招災惹禍，遭受損失，這對房東全家，對傷病員和看護員，都是不應當的。

拍！又有一下皮帶打人的聲音，比上回更響，振文早一骨碌跳下炕來，用急躁悲憤的眼色，向吳欣招呼一下，似乎說：“咱們就这么听着娘挨打嗎？”

吳欣把躺得有些歪了的小髻按了按，推着振文，撩開門帘，就往外走，一前一後，還是像一對夫婦。

沒等他們說話，漢奸就惊恐地問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手槍對准振文的胸膛，寬邊草帽下的兩顆黑圓眼，卻賊溜溜地瞟着吳欣。

“我的兒子和媳婦兒，庄稼人，老百姓！”娘毫不猶豫地搶先答了。

吳欣機智地走到娘身邊，柔順地攙着，哽咽着說：“娘！你坐下吧！”

娘不坐下，却推开吳欣，說：

“去！皇軍說咱家有八路，去！你兩口子，領着他們看看，看哪兒有！”

娘說着說着，就哭起來，然後坐在紡車前的草墩上，擦眼淚。

吳欣鼻頭一酸，心里一縮，也掉下淚來，嘴里不住地叫：“娘！娘！咱家沒有就沒有唄，皇軍也沒說咱家一定有哇！”

鬼子和汉奸，向她們瞪了几眼，罵了几句，最后又說：“你家要是窩匪，打死你們！”也沒进屋，就走了。

等鬼子汉奸走远，娘才放了心。帶着眼泪，瞅着吳欣会心地笑了。振文和吳欣看了看娘身上被打的地方，虽然沒破伤，但已經張紅了。吳欣和娘对看着，心里非常难受，嘴里不知說些什么好……

振文偷眼看看吳欣，臉上漸漸泛起紅暈，就逃跑似地三脚兩步跨进屋去。这位將要結婚的小伙子，想起了剛才的事情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

吳欣呆呆地立在陽光下沉思着，显然有很重的心事。

“总算把他們哄走了，快屋里去吧！”娘压低了声音催吳欣，于是她倆也进了屋子。

“趁他們走了，你也赶快下洞吧！要不，再来一撥子，就麻煩了！”娘一面說，一面向洞口走，准备打开洞口。

“不！我不鑽洞！要是他們再来了，一看沒有我，一定起疑心，那不更糟糕？”

娘听了有理，眨了眨眼說：“你說的倒也是，剛才我还只当你也下了洞，只有振文在外头哩，差一点兒我沒說漏了！……”

吳欣表面上像是傾听着娘的話，心里早就不安了，她在惦记那出村接洽新地方的刘春明，又惦记着那三个伤员：他們現在不知怎样了？……

“啊！不行！得赶快去看看！”她不由得說出口来，立起来就要往外走。

“欣哪！你看什么？”娘驚訝地問。

“俺們还有三个伤员，在別人家家里，誰知他們这会兒怎么

着哩！”

“你可別這麼大意呀！萬一要再碰上敵人，可還了得！”

娘的話確乎有道理，可是，不去看，吳欣又實在放心不下，她沉吟半晌，忽然計上心頭，看着振文說：

“讓振文跟我作伴去！”

振文正出神地傾听着吳欣和娘對話，冷不防聽到這一句，臉色立刻羞紅了。這青年小伙子沒姐妹，沒妻嫂，平時很少同婦女們接近，吳欣和刘春明雖然每天上他家來一兩趟看病員，他都不曾和她們自自然然地談談話。現在他聽到吳欣說要他同她出去，他下意識地搖了搖頭，嘴裡可沒說什麼。

娘沒注意到兒子的神色，只顧答吳欣：

“叫振文跟你去行嗎？他是个沒嘴的葫蘆，碰着事兒說不出話來。”

“不用他說話，遇上他們了，我答話。”吳欣堅持自己的意見。隨後又感覺不合適，略微想了想，說：“只要加小心，也不一定碰上他們！”

“那還叫振文跟你去干什么？”娘的腦筋一時轉不過彎，想不通。

這會兒是吳欣的臉羞紅了，她勉強說：

“遇上了他們，就說振文是我兄弟，我是他姐姐，俺們是一家子！”

娘這才恍然明白了，差一點沒笑出聲來。她看着自己的兒子：冬瓜似的四方臉，又黑又胖，个子又矮又粗，除了年歲之外，和吳欣哪里像是姐弟倆。娘猜透吳欣的意思了：如果遇上敵人盤問，就說他們是兩口子。

娘說：“你們先給我在屋里好好呆會兒，別亂跑，我先上街里瞅瞅去，看他們走了沒有。”

娘出去之后，吳欣不好意思和振文面對面，就盯着洞口。洞口封的非常嚴密，一點不露痕迹。可是她想像中仿佛看見那兩個病員在陰濕的洞里冷得打顫，也許快暈了過去；小位急得什麼似的，快哭了；……他們都眼巴巴的，急切地等待她也下洞去。

她想：自己也下洞吧？可是，既怕正在下洞，敵人一撞進來了，暴露了整個秘密；即便下了洞，又怕剛才那兩個鬼子一個漢奸再跑回來，見沒了她，起了疑心，逼着娘硬要人；還怕這里她下了洞，外面敵人却走了，落得白費事。“唔！還是等一等，听娘回來怎麼說，敵人要是走了，我得趕緊看看那三個傷員去！”

娘扭着小腳回來了，稍稍放大聲音說：

“走咧！鬼羔子們可也走啦！聽說又抓走好幾個人！”接着轉臉向着振文：“我幸亏沒叫你們出去，你們要出去了還了得！哼！”

“又抓走人啦？知道抓的是幹什麼的嗎？”吳欣嘴里緊問着，心里却在嘀咕着：“不是俺們那三個傷員吧？他們在前方作戰負了傷，沒被俘，現在到後方來休養，要是被俘了，可糟糕！這份責任可担負不起！”

“不知道淨抓走的什麼人，我沒顧得細打听！”

吳欣也顧不得再詳細追問，就急急忙忙轉身說：

“娘！你叫出小位他們來吧，我忙着去看看那幾個傷員！”

她向外剛邁出兩步，覺得有什麼事牽着心，又立刻迴回

来，拍打着洞口說：

“小位，小位呀！”听到洞里有了又輕微又遙远的答应声音，她才說：

“小位呀，你們出来吧！你好好照顧着病員，我赶快看看那三个伤員去！”

沒等小位出洞，她就掠掠头髮，匆匆走了。

街上仍然很清靜，在不远的街路口，有两个老乡神色倉皇地向她走来；她不禁一怔，想立刻返回去。但是，一想到这样更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，就裝作坦然沒事的样子，慢慢騰騰地走，等那两个老乡迎面走过，她猛地回头看了看，見那两个老乡只顧走路說話，沒有注意她，她就悄悄一閃，閃进一条僻靜的小巷里。那三个伤病員，就分住在这小巷的兩家人家里。

她先到头部負了槍伤的兩個伤員住的人家去。一进院門，就看見房东老头正在牛棚口嘩嘩地篩草，她到他背后，問了兩句，他沒听見，她就直奔伤員住的屋子里。屋子里沒有人，不仅沒有伤員，也沒有房东家的別人！吳欣感到不妙，又焦急，又怀疑：“莫非——”她一面想着，一面向牛棚紧走，气喘呼呼的，立在老头面前。老头已經篩好了草給牛倒上，把篩子放下。他看見了吳欣，又惊又喜又爱憐：“啊！你？”

“他們呢？大伯！他們呢？”吳欣上气不接下气地問。

老头兒向外張望一下。把嘴湊到吳欣的耳朵上，蒼白的鬍子擦得吳欣的臉有些痒痒。

“哈哈！早——”早怎样了？他沒有說出来，只用干树枝似的手指，指指地下，随后得意地点头笑笑。

吳欣心上的这块石头落了地，輕轻松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还不